

老生常谈——谈阅读

我不仰望理论,只想看见方法。

一

日子叠着日子。我喜欢独处的时间。独处让脑中芜杂散去,落座桌前能静心阅读。

阅读,用心灵去理解另一个心灵,在字里行间寻觅知音;阅读,用思维去碰撞另外一种思维,文字踟躅中长出智慧。

坚持阅读,就能把阳光、花朵邀到心中做客;坚持阅读,就能让心室永远明亮、芳香。

二

艺术感觉,源于艺术修养。
艺术修养,在阅读中养成。

读书的艺术,许多大师有相关的锦绣华章,我的水平限制了我多嘴多舌。读书的方法,不少作家也道出了自身体验。孙犁先生说自学靠阅读,着实令人信服。只是,作家的读书方法,是作家自己的事,不是教师,也不是学生的事。

大作家的读书方法,与教师、学生的读书方法,有交叉重叠,相同的地方,也有分离差别,任务各异之处。找到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最重要。

三

教师阅读不是消遣时光,也无多余时间需要打发。

教师阅读,是在文字的炉火旁取暖,在书本的阳光下补钙,更是为了让阅读成为习惯,陪伴学生成长。

四

书山通天,如何选择?

读书多为工作所需,志趣所求。所以,要选应该读的书,很想读的书;读思辨色彩浓郁的书;读充满生活智慧的书;读教育大师的书;读孩子喜爱的书。

阅读面不能太窄,如若窄了,思路就不够宽广,可借鉴的就不多了。窄了,便不能举一反三。

夏丏尊先生还提出阅读的“扩张追讨”。阅读一篇文章、一本书后,应当在理解的基础上,凭借积极主动的态度,进行有关的探讨、思考和延伸阅读,来增加阅读收益。

五

精读一两本好书。

掌握真正的本领,全在于精读。精读的书不用多,几本便够。精读,就是心无旁骛地读。一字一句想着读,一段一篇读着想,反复、多次地读。

精读,要把书中千句万句,用一两句话总结概括。精读,要把复杂变为简单。

学古人,静坐窗前,阅读一步一个脚窝,循序渐进,约取而实得;抛弃今天手机随身,快餐式、跳跃式、碎片化的阅读。这样的阅读,只在振翅,并未起飞。

只有精读,才能提升悟性;唯有用心,方可生长智慧。

六

知道萼片怎样绽开,才能看清果实如何脱出。

叶圣陶先生说:“读文章要看文章结构,明白作者的思路,知道这样安排的原因。”次序是结构的第一要素。

阅读,第一眼看到的是书名文题。所以,第一步阅读,就是扣住书名文题,预想书中会说什么,期待作者有什么发现。

有人说,书名文题是全文的关键词。

有人说,书名文题是全文的主导语。

我说,它是门环、把手。抓住它就能推开书的大门,走进文中、书里,在游走中与作者交谈……

阅读的第二步,跟随作者描述的路径,厘清章节层次,注意详写略写、笔力轻重,尽情体验文字的感情色彩,感受作者的喜怒哀乐。

第三步,不忘初心。阅读最终要找到作者的发现。

什么是发现?

从不知到知,从不懂到懂,从没有到有,这就是发现。

发现,就是在混沌中找到亮点,通过亮点,去拥抱光明。

1998年出版的《学习的革命》一书,曾风靡世界。我和高研班的青年教师在溧水东屏湖畔研读此书。我们最终发现,此书从“未来的世界”“奇妙的大脑”,说到“未来的教育”“绝妙的创意”,

洋洋洒洒30多万字,作者其实只是在告诉读者自己的一个发现:“世界没有新成分,只有新的组合……”

这个发现是全书的亮点。有了这个亮点,读后,我们就知道不用再耗费精力去寻找新的东西、未曾有过的东西,而应当把精力全放在“新组合”三个字上去创造新东西。

手机功能的发展变化,已足能证实作者这个“新组合”的重要“发现”。

跳出书外,语文教学如何改革创新,求得高效?

生活中出现的新理念、新形式、新内容,如果适合,不妨组合进课堂教学环节,创造一个“新课堂”。比如:诗词大会、最强大脑、脱口秀、朗读者,什么跨界、共享……

呵,把新组合变成新品包子,咬一口,你会尝到它的新滋味。

请你把平时读到的、见到的、听到的、想到的东西,联系自己的教学,想一想:它对教学有用吗?能用吗?怎么去试一试呢?

阅读,原本就是激活生活的潜流。

七

教师找到科学的读书方法后,就要把自己的读书方法,融入课堂教学,变成自己的教学方法。

“润物细无声”,看上去你是常态的课文讲解。回首一想,已按部就班,把自己的阅读方法不露痕迹地传授给了学生。

学生的学法与教师的教法,角度不同,实质一样。

八

书本有时间的沉淀。

杂志却跟时代同步,与生活并行。

如果一篇杂志文章,于你仿佛一朵浮云,在眼前飘忽不定,或说像一块手绢,在害羞的仕女手中揉来揉去,使你双足不敢前移,这说明你的学养不足,经验尚浅,难辨正误、优劣。不用纠结,

九

建议你将它在实践中一试,在比较中辨明。要么与同行探索,抑或多寻觅资料分析,拓展思路,提高认识,便能决定汲取还是丢弃。

学会独立,告别依赖,在风雨中兼程,让困难磨砺自己。不久,河水无声,你也能听出它心中的浪花;树根在土,你也能嗅到它散发的气息。

1985年,我读到作家孙犁的一段话,至今还记得孙先生这样说:有一些评论“谈不上什么哲学思想,但在文字上,编造名词,乱作安置,把文艺现象,甚至创作规律,说得玄而又玄,令人难以索解。层次呀,结构呀,转化呀,渗透呀。本来很简单的东西,一两句就可以说清楚。叫他们一说,拐弯抹角,头下脚上,附会牵强,连篇累牍,说个不完。这种文章,貌似很新鲜很洋气,很唬人,拆穿来,除去新名词,并没有什么新鲜货色。不过把过去人云亦云的道理,变个说法,变个道道而已……”

时间已经远去,场景已经转换。今天再读孙先生这段文字,仍感觉如临一条清溪,得见他坦诚见底的担忧,促使我将它转发给你们,算是阅读专业刊物的一个提醒。

作者:杨清生,著名语文教学专家、儿童文学作家,原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理论研究室主任

选自2022年第1期《七彩语文》

